

社区营造与乡村旅游社区韧性培育研究

——以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为例

吴其付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社区韧性是乡村社会应对不确定风险冲击和挑战的一种变化、适应和改变的能力。在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乡村旅游社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空间载体, 如何保持社区韧性以实现更好的发展值得探讨。文章以成都蒲江明月村为例, 通过对明月村以社区营造为主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行分析, 探讨社区营造与社区韧性培育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当前的社区营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明月村的社会空间韧性, 促进了居民适应性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形成。但在面对更远的将来, 社区营造还需要进行优化, 以便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社区韧性提升。

关键词: 乡村旅游社区; 社区营造; 社区韧性; 明月村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2022)01-0001-13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 中国乡村在空间形态、人口与产业结构、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发生了急剧变化^[1]。乡村也不再是单一僵化的地理实体, 而是牵涉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混杂社会流动的复杂人地系统^[2]。随着乡村去农业化进程加快, 以及乡村手工业、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的相继兴起, 乡村正在经历从生产空间到消费空间的转变^[3]。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 各地掀起了以城乡统筹、美丽乡村为代表的新一轮乡村建设热潮^[4]。返乡创业群体、文化创意阶层、城市白领精英不断从城市移居乡村, 促进了文创艺术、生活美学与乡村建设的结合, 涌现出了一批兼具生活、工作、游憩、社交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基金项目: 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金“成都市明月村乡村旅游社区韧性培育研究”(YN2320200670)。

作者简介: 吴其付(1976—), 男, 四川资中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社会治理、文化遗产与旅游管理。

社区^[5]。

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群和组织制度的集合体,它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费孝通首先在国内引入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乡村社会研究中^[6]。乡村社区是生活在乡村地区且能够产生社会互动的人群集合体。与乡村社区相比,乡村旅游社区是新型城乡关系互动的产物,也是城市消费需求驱动的产物,是动态演进的复杂人地系统,充满着资本解构、网络流动、功能混杂的不确定性^[7],依然面临着市场同质化、商业过度化、社会空间异化等风险和挑战^[8]。要避免昙花一现的历史悲剧,实现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社区需要具有应对不确定风险冲击和挑战的韧性能力。

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冲击和挑战更加复杂,其带来的影响也更加深远。韧性作为“系统为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一种变化、适应和改变的能力”^[9],在不同地区强弱表现不同,韧性强的地区适应能力强,可持续发展更好;韧性弱的地区适应能力差,难以持续陷入衰落^[10]。

发展是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永恒主题。从民国时期乡村如何自主发展,到新农村建设时期乡村如何更快发展,再到乡村振兴时期乡村如何更好发展,历经百年的中国乡村建设,始终离不开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因此,如何增强韧性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而社区营造作为乡村建设与社区治理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对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社区营造通过对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人文地产景多维体系的建设,有助于激发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社会网络更新、多样性产业生成和生态保育能力提升,从而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韧性的提升^[11]。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从社区营造视角探讨乡村旅游社区韧性的形成与演进,并选取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为个案。明月村坚持社区营造推进文创生态乡村建设,实现了乡村从衰败到活化的再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系统韧性的构建,增强了其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解析明月村韧性培育案例,以期为中国韧性乡村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二、概念解析

(一) 社区与社区营造

社区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群体及其文化所形成社会共同体及其活动区域,社区成员通过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而相互熟悉,形成共同的社区意识^[12]。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化存在^[13]。一个成熟的社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服务等多方面功能,能够满足社区成员多种

需求。

社区营造是指居住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人们为保护生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持续以集体行动处理共同面对的社区生活议题，创造共同生活福祉的一种社会改造运动^[14]。社区营造起源于1951年联合国推广的地区发展运动，此后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广泛推广。社区营造的目的是保持地域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发掘地区传统文化潜质，凝聚社区共同意识，实现社区生活质量提升。社区营造主要包括人、文、地、产、景等五大议题，其中“人”是指人的资源，即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经营人际关系、提高生活福利；“文”是指文化资源，即继承和发展社区共同历史文化，开展文艺活动，对市民进行终身教育；“地”是指自然资源，即保护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产”是指生产资源，即社区产业与经济活动；“景”是指景观资源，即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生活环境和独特景观创造^[15]。社区营造以地域社会既存的资源为基础，在多样化的主体参与和协作下，对居住环境进行渐进改善，提高社区活力与魅力^[16]。

目前，关于社区营造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社区营造的实践经验与案例实证方面^[17]，对其理论拓展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

（二）韧性与适应性循环理论

韧性是一个多学科概念。韧性一词，来源于物理学，指物体经历外在压力后恢复到原状的能力^[18]。后来，韧性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机械和工程学中的韧性是指钢材等材料的稳定性与抗压性^[19]。生态学用韧性描述种群在变化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策略^[20]。灾害风险管理中的韧性则指人类社会和社区日常活动的维持^[21]。在经济学中，韧性表示系统抵御市场冲击继续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22]。在城市与区域研究中，韧性是指城市或地区应对干扰和从干扰中恢复、转变、提升发展的能力^[23]。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更强调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发展转换能力。

韧性概念在内涵上经历了从工程韧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到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再到演进韧性（evolutionary resilience）的转变^[24]。工程韧性是指系统在受到扰动而偏离既定稳态后，又恢复到初始状态的速度，强调系统恢复原状的能力和恢复的速率^[25]。生态韧性是指系统在改变自身结构之前，所能吸收扰动的量级，强调的是系统吸收扰动并继续存在的能力^[26]。演进韧性则指与系统持续调整紧密相关的动态能力，强调系统在坚持和适应能力之上的转换能力^[27]。

韧性从概念到内涵的演变，是两种认知观的演变。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是均衡论认知观。工程韧性认为系统只有一个均衡态，强调稳定性；生态韧性认为系统存在多个均衡态，强调吸引域^[28]。而演进韧性是演化论（或进

化论) 认知观。演进韧性认为, 系统没有稳定的均衡态, 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常态^[29]。这种认知观与人类系统是复杂多变、非线性、自组织, 充满未知性的认知具有一致性^[30]。相较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 演进韧性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已成为学界研究人类复杂系统演变的理论共识^[31]。

适应性循环理论是一种演进韧性理论, 该理论由霍林和冈德森提出^[32]。适应性循环理论显示了快慢大小不一的事件和过程如何通过进化实现系统知识的整合, 促进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其中, 扰沌代表着跨尺度效应, 表现在时空尺度上彼此嵌套。该理论模型涉及系统结构和功能四个不同变化阶段: 成长阶段 (growth phase)、守恒阶段 (conservation phase)、创造性破坏阶段 (collapse phase)、重组阶段 (reorganization phase)。循环的第一环包括系统功能结构的出现、发展和稳定, 具有可预见性和积累增长特征; 第二环涉及系统功能结构的僵化和衰退, 具有不可预知性、快速重组、更新或崩溃特征。通常, 机会之窗会在系统崩溃时开启实现重组。霍林用“ Ω ”来表示创造性破坏阶段, 用“ α ”表示重组和复兴阶段^[33]。因此, Ω 阶段是最不确定阶段, 也是革新转换的机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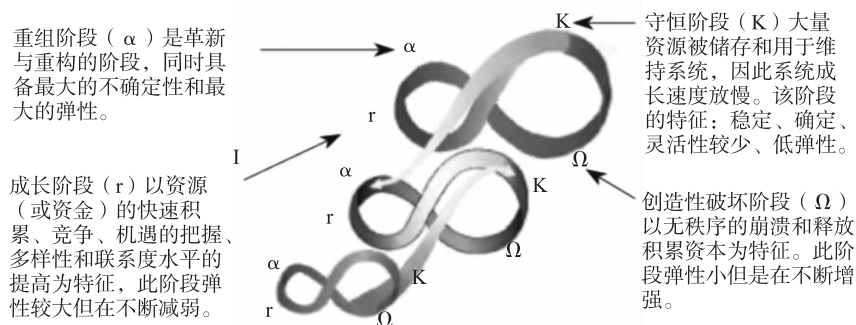


图1 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34]

由于不同阶段发展潜力、关联度和韧性程度不同, 系统由此形成了高适应性—低适应能力、低适应性—高适应能力的演进过程^[35]。再组织与开发阶段是循环中的发展与稳定阶段, 此时系统的适应性增强但适应能力减弱; 保守与释放阶段是循环中的僵化与衰退阶段, 此时系统的适应能力增强但适应性减弱。系统通过结构性调整, 将在释放阶段跳出固有发展模式, 并进入到知识和社会经济新一轮储备阶段^[36]。

目前, 关于韧性及其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和灾害应对领域^[37], 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管理实践中^[38], 但在乡村领域还缺乏应有的关注, 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乡村复兴模式的韧性差异^[39]。

(三) 乡村社区与乡村旅游社区

乡村社区是以农业活动为基础聚集形成的人群生活共同体^[40]。乡村社

区又称为农村社区，具有较为完整的社会结构功能和较为紧密的血缘地缘关系，有较为广阔的地域空间和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41]。乡村旅游社区从传统聚落或民族村寨等乡村社区演变而来，是行政范围内具有居住功能、生产功能、社会组织功能、休闲游憩功能的乡村地理空间^[42]。乡村旅游社区是城乡互动关系的产物，是传统农业向现代旅游业转型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市场消费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43]。

相较于城市旅游社区，乡村旅游社区拥有韧性培育的天然优势。它根植于传统的乡村社区，是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44]。乡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村民具有集体行动的公共财产基础。乡村是人地关系紧密联系的生活共同体^[45]，村民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乡村旅游社区韧性取决于社区成员在旅游开发中对社区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能力，包括社会因素、管理（制度）因素、经济因素三个方面^[46]。其中，社会因素是指社区成员的共同体意识、集体行动能力、社会关系网络、学习创新能力；管理（制度）因素包括社区管理灵活性、社区自组织、公益组织协助等；经济因素包括多样性产业、替代性生计、经济增长水平等。

目前，关于乡村旅游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对乡村社区的影响方面，涉及感知、发展模式^[47]，而对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培育路径研究不足。

三、个案研究——成都蒲江明月村社区营造与韧性演进

（一）案例地选取

明月村位于成都市蒲江县。在众多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明月村坚持社区营造，通过社区共同体促进和人文地产景多维体系建设，激发了社区内生发展动力，总体上增强了社区韧性，促进了社区自组织发展、社会网络更新、多样性产业生成、生态保育能力提升。

明月村有较为悠久的烧陶、采茶历史。在唐宋时期，明月村已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邛窑”烧制技艺保持至今。20世纪90年代，受困于城乡社会经济变迁，交通区位不便的明月村，传统产业逐渐衰落，成为市级贫困村。青壮年人口外流严重，人口结构老龄化。5·12汶川地震明月村受损严重，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明月村开始尝试产业转型，依托雷竹资源和田园环境，发展乡村旅游，但初期发展并不顺利，村民缺乏集体意识，旅游市场混乱无序。

2014年，明月村开始启动社区营造计划，政府主动放权，新老村民（文化创客）共同参与，多方组织协助，推动“陶艺村”建设。经过几年的发展，明月村实现了活化再生，经济得以复苏。到2019年，明月村引进新

村民100余名,文创项目46个,孵化老村民(原住村民)自主创业30余项,实现乡村文创旅游收入约1亿元。明月村乡村建设的成功也为其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先后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以及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

(二) 明月村社区营造历程

社区营造是指以地域社会既有的资源赋存为基础,在多样化参与主体协作下,组织居民对自身居住环境进行渐进改善,以提高社区活力与魅力为目标,以实现生活品质向上的一系列持续活动^[48]。社区营造以消解社区问题为出发点,着力重塑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共同体,以集体行动推进社区多维度发展,由此达到社区自组织管理,实现永续发展目的。

5·12汶川地震给明月村带来了严重灾难,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明月村“茶山、竹海、明月窑”的本底资源开始作为文化符号进入大众视野。部分城市文化人、艺术家带着“安居、乐业、家园”的理想,来到明月村成为新村民,开启了“乡创+文创”的社区实践^[49]。新老村民以微小渐进方式推动民居改造、文化发掘、信息交流、教育培训、花树种植、慢行规划、水系整治,推动生态菜园建设、创业项目辅导^[50]。

明月村社区营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增强村民集体行动能力。明月村以新村民带老村民,通过培训学习、情感交流、利益共享等方式,实现社会网络有机更新。新村民以租住改造老村民闲置院落实现入村落户。居住距离的拉近,消除了新老村民之间的心理隔阂,促进了彼此间的生产生活互动与情感交流,“比邻而居做朋友,新老村民一家人”成为明月村独特的共同体意识。新村民向老村民学习农业种植,老村民向新村民学习工艺技术,新老村民专业互助,共同参与社区文化艺术交流和社区发展目标制定,以集体行动推动村落环境整治、慢行系统规划、民居院落改造、生态保育计划。第二阶段是以旅游合作社运营为核心,增强社区经济发展动能。明月村借助新村民的文创项目效应,成立老村民入股的旅游合作社,引导村民发展民宿、蜡染、茶社、农庄等特色项目,提供电瓶车、导游讲解、电商平台等服务。新老村民共同研发,推出明月酿、手工茶、花果酒、生态肉、雷笋干、草木染服饰、竹编工艺品等地方特色商品。明月村传统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文创旅游新产业不断丰富,多样性的生计产业成为明月村稳定的经济来源。第三个阶段是以公益机构协同助力为核心,增强社区自组织能力。明月村依托明月书馆、明月夜校、游客中心等公共服务空间,加强与“3+2读书荟”、奥北环保公司、明月乡村研究社、在地社团等非营利组织合作。其中,“3+2读书荟”致力于为明月村提供阅读

推广和文化传播等知识交流。奥北环保公司致力于推动村民身体力行参与垃圾分类和生态环境保护。乡村研究社致力于为明月村运营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放牛班合唱团和明月之花歌舞团，作为在地社团，主要为明月村提供节庆活动表演和艺术传承。

通过三个阶段的社区营造实践，明月村应对内外部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从明月村内部管理来看，第二任乡村操盘手“奇村长”及其团队离任后，明月村的运营管理并未受到影响，以旅游合作社为操盘手的新团队接续原有理念，继续推进工作，实现了明月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2020年新冠疫情虽然对旅游业产生较大冲击，但并未影响到明月村多样性生计发展，生态农产品和工艺品通过网络销售实现了收益。从物质空间开发环境来看，明月村较好地保护了自身环境资源，新老村民在多组织协力下，创造性地实现了对自身资源的开发利用。

（三）明月村社区韧性演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月村受困于城乡社会经济变迁，逐渐开始新的演进循环。明月村韧性演进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生产方式变革，传统生产方式无法推动乡村正常发展，需要新的产业突破；二是人口结构变化，乡村青壮年流失，人口老龄化严重，需要人才回流促进乡村活化；三是价值观念转变，传统乡土社会观念逐渐被商品社会观念打破，社会网络需要重构^[51]。

依据适应性循环理论阶段特征，明月村新一轮韧性演进可以划分为衰落、重组、形成、发展四个阶段。

1. 衰落阶段

历史上明月村依靠制陶、采茶等资源，经济发展较好。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月村经济发展受阻，逐渐进入衰落阶段。村落房屋破败、土地增值缓慢、生态环境退化、传统文化衰微、人口结构老化。5·12汶川地震更让明月村雪上加霜，房屋倒塌、文物损毁、经济停滞、集体涣散，社会陷入失序状态。这时期，明月村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低韧性运行，面临系统崩溃风险，同时也面临重组机遇。

2. 重组阶段

5·12汶川地震后，明月村开始恢复重建，虽多为物质实体建设，但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更新，村落环境得到一定整治。传统文化资源明月窑得到修复，成为陶艺文化发展的本底资源。2013年，明月村依托雷竹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但村民缺乏集体意识，同质化竞争严重，旅游发展并未成功，但为未来发展探索了道路，积累了经验。这时期，明月村社会生态系统处于创造性破坏阶段，韧性重组的机会之窗已经开启。

3. 形成阶段

2014年,明月村决定依托传统文化资源,发展文创产业,以社区营造实践推进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理想村建设。艺术家、文化创客等新村民进入明月村,推动明月讲堂、明月夜校等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通过培训学习、情感交流、利益共享等方式引导老村民参与社区建设。明月村社区凝聚力和村民认同感逐渐增强,文创、旅游、生态融合发展成为共识,集体行动能力不断提高。这时期,明月村社会生态系统韧性逐渐处于上升状态,但韧性还不高。

4. 发展阶段

2018年,明月村项目工作组逐渐退出文创乡村建设组织工作,旅游合作社成为明月村发展的领路人,人员变动并没有影响明月村发展的连续性。在非公益组织协助下,明月村继续完善环境、文化、产业建设。社群交流频率继续提高,集体行动能力继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极端承压下依旧保持良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明月村借助电商线上销售农特产品和工艺品,帮助村民增收致富。这时期,明月村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保持较好,韧性要素维持动态平衡。

明月村通过政府搭台、文创撬动、产业支撑和公益助推四个维度的社区营造,实现了地方政府、新村民、老村民、社会力量的借力助益,推进了共识社区建设,实现了从传统农业乡村向现代人文旅游新村的转型^[52]。在此过程中,明月村传统资源得到保护,村落环境得到整治,社会网络得到更新,产业结构得到调整,社区凝聚力得到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得到提高。一个具有韧性的乡村旅游社区在不断形成。

四、社区营造与社区韧性培育的经验启示

(一) 社区营造是社区韧性提升的重要途径

社区营造以社区共同体意识为基础,通过社区空间改造、地方产业振兴和艺术文化活动,形成政府资源、专业协作和居民参与的共同改造行动。社区营造注重社区自组织发展、社会网络构建、居民适应性学习,以人文地景观体系建设推动社区“空间—社会—经济—环境”多维度发展^[53],实现系统整体抗风险能力和适应转变能力提升。

明月村通过引进新村民和吸引返乡村民,实现了乡村社会网络更新;通过明月夜校、明月讲堂定期专家学者讲座,增强了居民认知学习和创新能力;通过举办传统节庆活动、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整治水系湿地环境、运营旅游合作社、改造利用民宿庭院、开发地方特色商品,推动了社会自组织和多向度的经济发展。一系列的社区营建行动,增强了明月村的系统韧性,即

使在经历操盘手团队离任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依然保持良好。

（二）社区营造的核心是强化社会空间韧性

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构造物，其韧性表现为社会空间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社会资本、经济发展、信息与交流的完整流畅和开放包容，有助于塑造社会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乡村肌理、场所精神、象征建筑、文化生态的保存完好和局部空间的微小改造有助于塑造空间的稳定性和适应性^[54]。

明月村作为一个多样性的社会空间，面临着资本解构和破坏的风险，保持系统社会和物理环境的健康与完好最为重要。明月村通过发挥新老村民主体价值，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开放包容、充实自足的文化生态环境得以形成；通过创业项目辅导、茶田保育计划、生态菜园建设、增强了社区经济发展动能，资源稳健充足的文创旅游环境得以形成；通过微村落和庭院景观改造，实现空间功能改善，乡村肌理和乡村景观得到保持；通过游客中心、竹驿站等公共空间建设，讲述村民日常生活故事，乡村象征建筑和场所精神得以形成。

（三）社区营造的关键是激发社区居民的适应性学习能力

适应性学习影响着个体认知与社会行为，它是系统反馈调节的前提条件。适应性学习过程是社区居民自主学习环境改造、不断尝试积累经验的过程。适应性学习有助于居民对自身环境知识的认知学习和创新利用，有助于重塑社区多样化空间环境，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协同共生关系。

适应性学习是明月村新老村民的共同特征。新村民作为社会精英和文化人，本身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学习能力。他们信息灵通、资源丰富、注重分享、追求创新，并为明月村注入了适应性学习基因。老村民在新村民的自我教育、社区教育、公众参与等方式带动下，适应性学习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潜移默化中，老村民认知自然生态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创业意识不断觉醒，创造力不断展现，推动了明月村文创理想村的建设。

（四）社区营造既有策略需面向可持续发展韧性进行修正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来看，明月村的乡村振兴较好地实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四个维度协调发展，并培育起了自身韧性。但韧性的提升是一个漫长过程，面对更远的将来，明月村是否还能保持更好的韧性值得商榷。基于此，明月村要构建面向未来的持续韧性，需要对社区营造现有策略进行一定修正。

1. 引导居民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适应性学习虽然有助于村民认知自身环境，但村民的学习激情极易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而出现惰性，如小富即安的心态，或者文化交流活动的减少，都会影响到村民的学习心态。这样下去，将不利于村民自身创造能力的

培育。因此,社区需要提倡终生学习理念,促进村民终身学习观念的形成,避免陷入认知锁定和僵化思维。

2. 注重相关多样性产业培育

相关多样性产业结构是能兼顾区域适应性和适应能力的最优结构。明月村目前产业结构主要为文创设计和民宿接待,同质化趋势明显,如此下去难免陷入历史路径依赖。因此,明月村在产业孵化和引进上,应注重相关多样性产业结构形成,加强乡土资源的挖掘利用,如鼓励有机农业、生态种植、自然教育、农事体验等产业发展。

3. 彰显文创生态村价值形象

生态村是以重建社会经济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为目标,强调在地生活和可持续产业的友好型社区。生态村的建设理念源自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的创新性继承^[55]。明月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从现有的文创理想村走向未来的文创生态村建设,真正实现自然环境保护、物质利用循环、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精耕细作的有机结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共识社区。

五、结语

不确定性风险冲击和扰动是人类社会系统面临的一个常态化问题,我们难以消除,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或方式应对或减缓。提前预防风险并在多个维度上做好相应准备,是形成韧性最有效的办法。

乡村地区有着韧性培育的天然优势。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冲击下,乡村韧性的重塑迫在眉睫。社区营造有助于促进社会空间韧性形成,促进社区适应性学习能力提升,在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服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价值引领下,有助于实现乡村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社区营造视角探讨乡村旅游社区韧性的形成与演进,并选取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为个案。明月村坚持社区营造推进文创生态乡村建设,实现了乡村从衰败到活化的再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系统韧性的构建,增强了其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解析明月村韧性培育案例,可为中国韧性乡村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参考文献]

- [1] LONG H, LIU Y. A brief background to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 forthcoming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 (10): 1279-1280.
- [2] 吕祖宜,林耿. 混杂性:关于乡村性的再认识 [J]. 地理研究, 2017, 36 (10): 1873-1885.
- [3] 刘祖云,刘传俊. 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 9 (5): 2-13.
- [4] 陈培培,张敏.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

- 间重构 [J]. 地理研究, 2015, 34 (8): 1435 - 1446.
- [5] 吴其付. 双向运动与乡村旅游发展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38 (5): 17 - 23.
- [6] 陈鹏. “社区”概念的本土化历程 [J]. 城市观察, 2013 (6): 163 - 169.
- [7] 蔡晓梅, 刘美新. 后结构主义背景下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J]. 地理学报, 2019, 74 (7): 1435 - 1446.
- [8] 高慧智, 张京祥, 罗震东. 复兴还是异化? 消费文化驱动下的大都市边缘乡村空间转型: 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的实证观察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 (1): 68 - 73.
- [9] 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 (2): 5.
- [10] 邵亦文, 徐江. 城市韧性: 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 (2): 48 - 54.
- [11] 周颖. 社区营造理念下的乡村建设机制初探: 基于三个乡村建设案例 [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6.
- [12] 刘君德, 张玉枝. 社区分化—整合运动一般规律探讨 [J]. 人文地理, 1997 (2): 5 - 10.
- [13] 马海燕.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及对策研究 [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2009 (6): 11 - 15.
- [14] 胡澎. 日本“社区营造”论: 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 [J]. 日本学刊, 2013 (3): 119 - 134.
- [15] 曾旭正. 台湾的社区营造 [M]. 台北: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16 - 19.
- [16] 王国恩, 杨康, 毛志强. 展现乡村价值的社区营造: 日本魅力乡村建设的经验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 (1): 13 - 18.
- [17] 李志敏, 王衍宇. 台湾生活文创型社区营造经验及启示 [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 25 - 33.
- [18] DAVOUDI S. Resilience: a bridging concept or a dead end? [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2, 13 (2): 299 - 333.
- [19] HOLLNAGEL E, WOODS D D, LEVESON N. Resilience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precepts [M].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 [20]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 1 - 23.
- [21] HANDER J W, DOVERS S R. A typology of resilience: rethinking institu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996, 9 (4): 482 - 511.
- [22] PERRINGS C.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11 (4): 417 - 427.
- [23] FOSTER K A. A case stud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regional resilience [R]. Institute of Urban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7.
- [24] 徐江, 邵亦文. 韧性城市: 应对城市危机的新思路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 (2): 1 - 3.
- [25] BERKERS F, FOLKE C, COLDING J.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ocial mechanism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 - 20.
- [26] HOLLING C S. Engineering resilience versus ecological resilience: engineering within ecological

- constraints [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6: 31 - 44.
- [27] FOLKE C, CARPENTER S R, WALKER B, et al.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 15 (4): 20.
- [28] 廖桂贤. 城市韧性承洪理论: 另一种规划实践的基础 [J]. 林贺佳, 汪洋, 译.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 (2): 36 - 47.
- [29] MARTIN R, SUNLEY P.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15 (1): 1 - 42.
- [30] BERKERS F, FOLKE C, COLDIN J.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ocial mechanism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 - 71.
- [31] 邵亦文, 徐江. 城市韧性: 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 (2): 48 - 54.
- [32] HOLLING C S, GUNDERSON L H.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ycles [M].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2001: 25 - 62.
- [33] HOLLING C S. From complex regions to complex worlds [J].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 Technology, 2005, 7 (1): 1 - 20.
- [34] 西明·达武迪. 韧性规划: 纽带概念抑或末路穷途 [J]. 曹康, 王金山, 陶舒晨, 译.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 (2): 10.
- [35] SIMMIE J, MARTIN R.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3 (1): 27 - 43.
- [36] 陈梦远. 国际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 基于演化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介绍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 (11): 1435 - 1444.
- [37] GODSCHALK D R. Urban hazard mitigation: creating resilient cities [J]. Nature Hazards Review, 2003, 4 (3): 136 - 143.
- [38] 许婵, 赵智聪, 文天祚. 韧性: 多学科视角下的概念解析与重构 [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7, 32 (5): 59 - 70.
- [39] 颜文涛, 卢江林. 乡村社区复兴的两种模式: 韧性视角下的启示与思考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 (4): 22 - 28.
- [40] 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 [M]. 2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67 - 169.
- [41] 郭华. 制度变迁视角的乡村旅游社区利益相关者管理研究 [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7.
- [42] 冯健, 张小林. 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1999 (3): 222 - 229.
- [43] 龚伟. 空间视野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研究: 以 Q 村和 Y 村为例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 [4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86 - 94.
- [45] 张尚武.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 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 (6): 19 - 25.
- [46] 郭永锐, 张捷. 社区恢复力研究进展及其地理学研究议题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 (1): 100 - 109.
- [47] 张建荣, 赵振斌. 国内乡村旅游社区研究综述 [J]. 经济管理, 2016, 38 (6): 166 - 175.

- [48] 胡澎. 日本“社区营造”论：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J]. 日本学刊, 2013 (3): 119–134.
- [49] 吴颖雯, 叶香玉. 明月村：创客们的理想村[J]. 海峡旅游, 2018 (5): 32–49.
- [50] 王健庭, 侯新渠, 刘剑. 四川蒲江明月村乡土景观的变迁与传承[J]. 乡村规划与建设, 2017 (1): 97–105.
- [51] 余高红, 侯怡爽. 韧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研究：以古北口村为例[J]. 华中建筑, 2019 (7): 88–92.
- [52] 谢琼, 贾琛. 共治、共建、共享：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发展模式探讨[J]. 社会治理, 2019, 34 (2): 51–57.
- [53] 周颖. 社区营造理念下的乡村建设机制初探：基于三个乡村建设案例[D]. 重庆：重庆大学, 2016.
- [54] 许婵, 赵智聪, 文天祚. 韧性：多学科视角下的概念解析与重构[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7, 32 (5): 59–70.
- [55] 颜文涛, 象伟宁, 袁琳. 探索传统人类聚居的生态智慧：以世界文化遗产区都江堰灌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 (4): 1–9.

Research o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Resilience Cultivation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Taking Mingyue Village, Pujiang County,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U Qif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Sichuan,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resilience is the ability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to vary, adapt and chang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social spa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crucial.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are faced with many uncertain risk shocks and chronic disturbances. It is worth exploring how to maintain resilience to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Taking the Mingyue Village of Pujiang County in Chengd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resilience cultivation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Mingyue Villag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nhances the social space resilience of Mingyue Villag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residents' adaptive learn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resilience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ty building,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community resilience, Mingyue Village